

晉

書

斟

注

晉書斟注卷百十一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十一

慕容暉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慕容恪陽鶩皇甫真

慕容暉字景茂雋第三子也

案雋當作雋下文均同

初封中山王

尋立爲太子及雋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慕容恪爲太宰錄尙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贊朝政慕

與根爲太師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

燕錄作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

征南將軍兖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

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爲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曄旣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

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柰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于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眞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雋所署寧南將軍

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刺史
雋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暉使慕容恪等率眾五萬討
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旣臨則上下喪氣
曾不敢闖兵中路展其蟻垤之心此則士卒攝魂敗亡
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
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
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
御覽三百十八引十六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
國春秋平作圖圍作圍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
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閒而離之事

淹勢窮其覺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爲兵不血刃
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
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

哀帝紀及天文

志下記野王潰均在七月

護南奔于晉悉降其眾尋復叛歸于暉暉

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眾據河陰顏北襲勅勒大
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
于野王暉遣其寔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
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
桓溫援之興寔初暉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
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暉豫州刺史孫

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曄納之遣其太宰司馬
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
率眾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
揚威將軍沈勁

海西公紀
作揚武

以其左中郎將慕容筑爲假

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荆揚洛
徐兗豫雍益梁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

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曄境內多水旱

御覽十一崔鴻春
秋前燕錄曰建熙

七年五月慕容曄下書曰朕以寡德莅政多違亢陽三
時光陰錯緒農植之振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徹樂太
官以菜食常供祭
奠既而澍雨大降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

還第曰臣以朽閭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

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下
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輟弱任重，夕惕唯憂。
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
傅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
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勳，聖猶近則二
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
可久黜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
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
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
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

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暉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闕右有未賓之氐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宜六合豈宜虛己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疎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暉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佐

命者則以功成爲效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
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眚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
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
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
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
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
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佯蹤周漢不宜崇飾常
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曄鍾律郎郭欽
奏議以曄承石季龍水爲木德曄從之太和元年曄遣
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

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曄政不在

己魏書慕容廆傳曰曄政無綱紀時人知其將滅有慕神降於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慕

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曄兄

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疆吳未賓二寇並懷進

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

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

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闕隴周家祿校勘記曰闕

誤闕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

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

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

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於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曄曄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雒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謏據陝降于曄

苻堅載記
謏作庚

時有圖書云燕

馬當飲渭水堅恐曄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曄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閒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

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
可閉關息旅保宜疆場足矣暉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
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
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旣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
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據關隴
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
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
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
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也宜
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趣

蒲坂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諛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爲
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卽侯微功必賞此
則鬱槩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屯隴
下天羅旣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
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曄覽表大悅將
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詵知評曄之無遠略恐救師
弗至乃賤於慕容垂皇甫眞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
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
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眞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
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

猛乎真日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曄僕射悅縮言於曄曰太宰政尙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眾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曄納之縮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縮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率眾五萬伐曄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立攻胡陸執曄竄東慕容忠曄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東晉疆域志曰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

破暉將傅顏于林渚溫軍大振次于枋頭暉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眾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眾二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

日東澗在睢州東慕容德伏兵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東澗中與慕容垂夾擊溫處也

溫班師邀擊於譙溫眾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于苻堅先是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類聚二十二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尙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

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曄評不以爲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姦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曄召評

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
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暉從之
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眾伐暉攻慕容筑于金墉暉遣
慕容臧率眾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
羌與臧戰于石門通鑑晉紀注曰石門在滎陽臧師敗績死者萬餘

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
敗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
而還通鑑晉紀注曰新樂亦當在滎陽界桓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

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暉暉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爲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

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

輔立真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

魏書司馬叡傳

曰真病死輔立其嫡子瑾爲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瑾弟四五人皆領兵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

不息內則曄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

下切齒焉其尙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

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

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

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閒或因寵戚藉緣

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

幽明貪情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賅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積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尙能任道捐情肅諧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姦寇哉鄰之有善眾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

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恆役之非
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
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
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
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
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爾之願雖赴水火何所不從
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恆憲故周公戒成
王以嗇財爲本漢文以阜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
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
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

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
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賚宰相侯王
迭以侈麗相尙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
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
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
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
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
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積風
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
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

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
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
二河通接漕輟擬之且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
守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虞
劉送死俟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
關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曄不納苻堅又使王猛
楊安率眾伐曄猛攻壺關讀史方輿紀要三曰今
路安府治卽故壺關縣安攻
晉陽曄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一百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作以太傅猛安進師潞
評下邳王厲等帥精卒三十萬拒秦師
川讀史方輿紀要三曰在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
今潞安府路城縣東

曄憂懼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眾何如大師既出猛等能戰不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討敵能鬪當以筭取之若冀敵不鬪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眾雖少戰士倍我眾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曄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閒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鄴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曄遣兵

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
柰何不務撫養動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
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
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爲先也評
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
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眾十萬會猛攻暉先是
慕容桓以眾萬餘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杜氏左傳定七年注曰元
城縣東南有沙亭讀史方輿紀要十六日沙亭在大
名府東晉地道記元城縣南有瑣陽城蓋卽沙亭矣
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
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通鑑晉紀作徐蔚率扶餘高

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曄與

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曄于高陽御覽一百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作曄與太傅評左衛將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遣郭慶帥騎五千追之

及曄于高陽御覽四百十七燕書曰孟高字宏義長壯有雄姿慕容曄卽位左遷衛將軍出避難將向龍都禁

衛四散惟高及殿中將艾郎等十餘騎從行達福祿逢賊高獨力戰射殺之堅將巨武執曄

將縛之案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前燕錄作巨虎此避唐諱改武高僧傳佛圖澄傳作曄爲堅大將郭神

虎所執曄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

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曄于堅堅詰其奔狀曄曰狐死

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

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

并其眾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川郭慶遣將軍朱嶷

擊桓執而送之

御覽四百八十二後燕錄曰秦滅燕慕容桓阻兵遼東爲秦所殺子鳳泣血不

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實可一日忘之堅徙暉及其

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暉新興侯

御覽一百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署爲尙書堅征壽春以暉爲平

前燕錄侯上有郡字

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旣而慕容垂

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

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謚幽皇帝始

鹿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十一年

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鹿虓凡八十五年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

鹿始以太康十年徙居青山永嘉之初自稱大單于建武初元帝承制拜鹿昌黎公讓不受及卽尊位重申前命固讓公爵直至裴疑獻三國之捷朝廷始遣使拜鹿遼東郡公事在太興四年安得武帝太康六年已稱公耶武帝太康六年當作元帝太興四年太興四年至太和五年凡五十年案暉以升平四年嗣偽位至太和五年在位僅十一年二字衍御覽一百二十二引晉書無二字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沈深有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雋案雋當作雋俱伐

夫餘雋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
潰孰將終謂雋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
汝其委之及雋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
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雋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
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雋死日中原可
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尙存所憂方爲大耳慕容輿根之就
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
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
復不安則眾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
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

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
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
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
乃定恪爲將不尙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
小令勞眾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
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曄親臨問
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
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
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鹿官至東夷校

尉御覽四百三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鶩少清

素好學器識沈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疆國之

術事多納用鹿甚奇之鶩卽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

參謀幃幄孰臨終謂鶩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

事汝善待之雋之將圖中原也鶩制勝之功亞于慕容

恪瞻旣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

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

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瞻

優荅不許鶩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旣以宿望舊齒自慕

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斂財御覽四百三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性尤清儉好施無倦位爲台保爵封郡公常乘弊車瘠牛卒無殮財

皇甫真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小字目附慕容暉下說具上劉宣篇目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鹿拜爲遼東國侍郎執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瘁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雋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

御覽二百四十六范亭燕書曰

皇甫真從輔國恪討擒冉閔卽南園拔鄴石氏舊都城
內珍玩寶貨充溢真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斂圖籍真
上疏曰臣輒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匹牛四十頭以助軍資
雋臨終與慕容恪等俱
受顧託慕輿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
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
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
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
九年之閒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
江湘勒銘劔閣况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
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軍別部
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徵

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弁欲
觀審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
叢苻堅載記作右賢王令叢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

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旣至鄴厯造公卿
言于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
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
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暉請窮詰之暉
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
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
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

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

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

御覽五百四十二燕書曰鄴城人守秦主初入

臨前殿醜羣臣數百人皆集東掖門見侍中王猛來真等望馬首拜之

明日更見語乃卿

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荅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閼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

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日邊豪釁迹姦圖寔
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
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
地騁其螫賊旣而二帝邁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啟
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
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
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
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恆暗符
天表沈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
宗主祭于冲年庾亮竊政于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

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騖則烏丸卷甲
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曾不改伯齊桓績宣九
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微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
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累首
圖中原燕士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
而拔堅城氣讐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
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
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

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
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
遺黎企艱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立恭卽
世虐媪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
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
備以攜離之眾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軻
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
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蠹茲雜種奕世彌昌角端掩
月步搖翻霜乘危蠋起怙險鳴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

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晉書輯注卷百十一

晉書辭注卷百十二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十二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

類聚八十二秦記曰苻洪之先

居武都家生蒲長五丈

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

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

御覽三百六十一引三國春秋曰其母姜氏因寢

產洪鷲好施多權略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驍武
憐而寤春秋前秦錄好施作好學

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御覽一百二十一引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散千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
金招延僑傑戎晉襁負奔之

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魏書苻健傳曰年十二而父劉
死爲部帥羣氏推以爲盟主劉

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通鑑晉紀考異
曰三十國晉春

秋洪降劉曜在大興元年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

春秋前秦錄曰劉聰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氏

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魏書苻健傳曰劉曜拜洪爲監

西將軍率義侯徙之高陸進爲氏王案載記於劉聰劉

曜所拜將軍刺史略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

陽公氏王均未詳載御覽一百二十一

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引十六國春秋前

秦錄曰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趙建平四

年石生起兵于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

雍州刺史

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

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寶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爲龍驤將

軍流人都督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石虎旣滅生洪率戶二萬下隴東如馮

胡虎拜洪護氏校尉進爵爲侯徙秦雍州民羌十餘萬戶于關東遷洪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于枋

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從征段遠有

功進封平西郡公魏書苻健傳曰遷光烈將軍稍遷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公

其部下賜爵關

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

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

厚及石遵卽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

怨之乃遣使降晉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太寧元年進位侍中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進封本國略陽郡後石
公魏書苻健傳曰討平梁犢進位車騎大將軍

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眾十餘萬魏書苻健傳曰冉閔之亂秦雍徙民西歸

憑洪爲主眾至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

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御覽

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時姚弋仲亦圖

據關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眾五萬來伐洪洪逆擊敗

之於是安定梁楞等並關西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已終

中原喪亂明公神武自天必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

四海之望洪亦以讖文有艸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

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
文曰孤率眾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雋可指辰而
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

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

獲之

案石季龍載記作麻秋率眾奔於苻洪與此異

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

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眾世子

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

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

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

魏書苻健傳曰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

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

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僞

諡惠武帝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作追尊父洪爲太祖武惠皇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

御覽

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生之夜洪夢族
會氏王蒲健謂之曰是兒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
名羆字世建後避石虎
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

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

魏書苻健傳曰石虎深愛之
歷位翼軍校尉鎮軍將軍

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

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

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

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

魏書苻健傳作
雄雉皆應之

健密圖關中類聚

八十五御覽四百八十
引晉中興書密作陰

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官繕宮

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

類聚入十五引晉中
興書作使其徒種麥

示無西意

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

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眾西行

御覽四百八十一引晉中興書作

後十餘日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

入潼關魏書苻健傳作遣兄弟魏書苻健傳作遣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魏書

傳作揚武將軍菁率眾七千御覽四百八十一引晉中興

書誤作青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日軹關在濟源縣西

北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

泉無相見也魏書苻健傳事若作若是比及作不及御

覽四百八十一引晉中興書作若事不捷汝

死有如河既濟焚橋自統大眾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

無相見也張先要健於潼關魏書苻健傳將張先作健逆擊破之

健雖戰勝猶修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

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眾來距健筮

之遇秦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

而大吉孰大焉

魏書苻健傳此句下有諸君知不此漢祖屠秦之機也

是時眾星

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

水經渭水注曰渭水又東逕密都城北注云故蕃邑闕

駟曰蕃在鄭西然則今密城是矣俗名之赤城水苻健

入秦據此城以拱杜洪十六國疆域志曰渭南造雄略

有赤水長安志赤水在渭南縣南一十五里

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

周家祿校勘記曰地理志作陰般紀傳多作陰

槃又作陰磐陰

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

健引兵至長安

魏書苻

秋前秦錄作三輔堡壁悉降

兵作洪奔司竹

水經渭水注曰就水厯竹園北水經注

長驅洪奔司竹刊誤十九日箋曰孫云園字疑誤或是

陵字按名勝志引作厯竹園元和郡縣志司竹園在

屋縣東十五里史記渭川千畝竹漢書王莽傳霍鴻負

倚芒竹亦謂之鄠杜竹林有司竹都尉卽此地也讀
史方輿紀要五十三引隋圖經作在藍屋東十二里健
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脩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
賈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
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旣而潛使諷玄碩
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
建元皇始魏書苻健傳曰號繕宗廟社稷置百官于長
安初學記六裴景仁苻書曰苻健至長安賈玄碩立妻
強氏爲天王皇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御覽
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子萇爲皇都督
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弟雄丞相東海公都督
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

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

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

御覽四百一十一秦記曰皇始元年晉梁州

刺史司馬勳入秦川獲其尙書趙琨然而棄其尸琨子

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有羣鳥悲鳴從山而來

向山而得父尸八年健僭卽皇帝位于太極前殿

御覽一百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丞相雄等固請宜依

漢晉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沖同趙之初號健從之

僭卽皇帝位于太極殿寰宇記二十五日戴延之西征

記云苻秦築宮于長安東城中有太極殿殿上有金井

焉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爲其

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

琚斬其首

水經沮水注曰鄭渠上承涇水于中山西縣瓠口東逕宜秋城北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

日宜秋城在涇陽縣西北晉書校文五曰司馬勳傳杜

洪說勳除琚勳乃僞請琚於坐殺之據其言則琚無殺

洪事且琚死亦不由於健然攷御覽五十所引前秦錄亦有健攻張琚於宜秋語與此所言合疑動傳有訛此乃實錄也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眾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

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

上晉書校文五日據尚傳時爲安西將軍其進號鎮西

據帝紀在永和十一年十月後是役尚四年應即書鎮西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太

半遂虜遇及其眾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

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

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脩連兵伐雄重華傳征

作征虜將軍雄與菁率眾擊敗之獲弘脩送長安初張

宋脩作宗悠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眾中謂

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
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
陽劉珍夏侯顯起鄆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
起霸城眾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温中軍殷浩請救
雄遣善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
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貽盈積矣
十年温率眾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
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
菁等眾五萬距温于堯柳城愁思堆案桓温傳作健又遣子生弟雄眾數
萬屯堯柳與此小異堯柳卽温轉戰而前次于霸上萇
堯柳堆温傳作堯爲堯之譌

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造精銳三

萬爲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

七千與桓沖戰于白鹿原

御覽五十七潘岳關中記曰驪山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

鹿出此原故名之

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溫

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眾大飢至是徙關中三

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

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來賓館于

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

水經渭水注曰長安北出西頭第三門本

名杜門亦曰利城門又曰洛門

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

優禮耆老脩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

御覽三百七十七祖沖之述異記曰
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五丈
語百姓張靖曰苻

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
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

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

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
書鈔一百三十六秦記曰霖雨
河渭溢蒲坂津監寇登于河中

得一隻屐長七尺三寸稱屐五指長尺餘指文深一寸

左右通五孔御覽六百九十八引三寸作二寸稱屐作

稱屐指文深七寸窠字記二十八日蒲津關因蒲坂又以

記作文深七寸窠字記二十八日蒲津關因蒲坂又以

河津之湊
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

因以爲名
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艸無遺
魏書苻健

傳作關中大饑蝗蟲生於
華澤西至隴山百艸皆盡
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

行路斷絕健自獨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温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温戰爲流矢所中死至是

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六月健寢疾

引太師魚尊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隨等屬以後事受遺輔政

菁勒兵入東宮將

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爲死迴攻東掖門健

聞變升端門陳兵眾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

時年三十九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乙酉薨於太極前殿年四十九葬原陵

晉書校文五日穆帝紀健卒于永和十一年距永和七年健僭號時凡五年此云四年誤至其卒年與前秦錄

相較差十年未

在位四年僞諡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

知誰爲實錄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高祖曰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

苻生

周家祿校勘記曰
下脫苻雄王墜

生字長生

周家祿校勘記曰宜作苻生字長生總目健與洪健並列與和粲附元海聰記者不同健

第三子也幼而無賴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魏書苻健傳均作幼而麤

暴昏酒無賴御覽三百六十

六引前秦錄曰驍果暴昏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

兒童時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魏書苻健傳均作年七歲

洪戲之問侍

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

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日性耐刀槩

魏書苻健

傳作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日

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

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

成自當脩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

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

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莫旣死

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爲太子魏書苻健傳曰初健之長子死

生母強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之健卒僭卽皇帝位大赦境

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穆帝紀生嗣位在永和十一年六月御覽一百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大赦改年羣臣奏先帝晏駕甫爾不宜改號生怒不從窮推議主尊其

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

秦錄曰后梁安之女孫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

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謏爲鎮東大將

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
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
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
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
入于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
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脩德以禳之惠
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日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
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
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

秋前秦錄作太傅錄尚書

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

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兒
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每
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
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
置左右魏書苻健傳曰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
殺五百餘人又曰其尙書僕射賈玄石形貌美
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
汝欲得也乃誅玄石御覽三百四十七四百九十二引
晉中興書彎弓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墜以應日
作張弓錘作椎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嬖
蝕之災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日蝕之災宜以貴臣
應之生曰惟有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饗羣臣
司空生從之誅司空王隨案隨與墜形近致譌饗羣臣
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尙書令辛

牢典勸

魏書苻健傳
典勸作行酒

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

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爲樂生聞張祚見殺立靚幼冲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立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

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筭無方，鑿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眾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寶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

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
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
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
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瓘曰秦若兵強
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
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燕納款八州
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
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
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
恐涼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

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
貴州險塞孰若崑函五郡之眾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
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
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
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
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
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
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
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瓘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
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洿先叛

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
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瓘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
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
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
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
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
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尙父者則太師錄尙書事
廣甯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
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蹟索幽則中書監
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

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

御覽四百七十七車頻秦書曰尙書令苻

雅爲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

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

異富宜作苻雅

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

貧雅異苻雅載

苻堅載記作強汪御覽

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注

苻堅載記作強汪御覽四百七十四引前秦錄

汪亦作

侍中尙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則尙書右

僕射董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謙

御覽四百九十五前秦錄曰梁謙字

伯言博學有雋才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

人爲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二房未若二梁瓌文綺章

案梁熙見苻

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

堅載記上

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

元和姓纂九日

騭七代孫晉生武威太守因居安定

立忠將軍彭越安

始家焉子羌苻秦并州牧左僕射

這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眾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瓘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尙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立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眾七千人自軹關攻幽州刺史

張哲于裴氏堡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一曰裴氏堡在垣曲縣東南晉永嘉末居人裴氏築堡自

守處也後因置屯守於此

晉將軍劉度等率眾四千攻青州刺史袁

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眾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產盡坑其眾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

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

發三輔人營渭橋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故長安城北

本名橫橋雍錄中渭橋在今咸陽東南二十二里

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

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

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

者殺之剗而出其心

魏書苻健傳作剗

左光祿大夫強平諫

曰魏書苻健傳作生舅強平切諫

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

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

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

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社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

三春之澤則姦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祇祐皇家永保
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
僞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
頭固諫以太后爲言平卽生母强氏之弟也生旣弗許
强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
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
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有
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魏書苻健傳曰虎狼大暴
從潼關來至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
生立一年魏書苻健傳作自其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

元年秋至于二年

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

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

魏書苻健傳兇

作羣臣奏請禳災生日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

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

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

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

非禮不從

魏書苻健傳作逼令爲淫固執弗從

生怒殺之又譙羣臣于咸

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

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

生以爲譏其目鑿延日出然後斬之

魏書苻健傳曰生嘗夜食棗過多至

且病使太醫程延診脉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疾生日喜汝非聖人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嘗從輿上搜便輦者

謂之天雨

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

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日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

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

胡皆應之有眾二萬七千進據黃洛

案鄧太尉祠碑曰統和宣戎鄜城洛

川定陽五郡領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涼西羌盧水白虜支胡粟特口水雜戶七十夷類十二種所言諸

羌種類較此爲詳十六國疆域志曰徧檢諸地志皆不言黃洛所在黃洛之名僅見於此今考言進據黃洛則

地應近長安宋敏求志云藍田有黃櫨堡在縣北三十里櫨洛音近疑卽黃洛案方輿紀要五十一云黃洛堡

在三原縣東北是在長安之北如宋敏求所云在藍田縣則在長安之南未知孰是生遣苻黃眉

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

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

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

御覽三百十一引十六國春秋

三原作平原

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

其眾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眾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

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

風俗通曰宋桓公子目夷字子魚子孫以王父字爲氏

元和姓纂二曰苻秦有魚遵魏書苻健傳作誅太師魚

遵父子一十八人御覽一百二十一

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誤作魚遵

空城鬱鬱何青青暗兒不知法魏書苻健傳作瞎人仰

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祿大夫牛

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

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

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酋帥大臣

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卽僞位殘虐滋甚耽湎於酒

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

魏書苻健

傳曰其臣朝謁漏盡請見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生日日知盡乎須待飲訖

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

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日媚于我也引而斬

之魏書苻健傳曰因醉問左右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明宰世子育百姓罰必有罪賞

必有功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

怨生日汝媚我也引而斬之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

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

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爲羣魏書苻健傳作活羣雞豚鵝

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又作三五千秦儀禮有司徹

釋文曰燂一本作爛禮記禮器注曰爛沈肉於湯也是

燂與燂

古通

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

之以爲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朝士奔逃草野皆曰從虎口出

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旣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剝胎拉脇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日通鑑晉紀注姓譜曰康衛康叔之後亦西胡姓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

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注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眾繼至引生置於別室

御覽

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堅眾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引生置別室

廢

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

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

晉書校文五曰帝紀生嗣位在永和十一年被弑在升平

元年凡在位三年此云二年蓋誤以生卽位在永和十二年故也非實錄

偽謚厲王

御覽一百二十

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謚厲王封子熿爲越侯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
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御覽三百六十四前秦錄日以
功拜龍驤將軍征伐皆有殊績案健載記但權侔人主
言以雄爲車騎大將軍不言拜龍驤從略
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
國春秋前秦錄曰皇始四年丞相東海
王雄卒贈相國進封魏王諡敬武王 健哭之歐血曰
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
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
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

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

疾惡

御覽一百二十八引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剛峻作剛愎

雅好直言疾董榮強

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尙書
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
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
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